紹熙雲間志

雲間志下

懷土賦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鄉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黄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没之何速排虚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紀高宗璜名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慨隤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兹情于江介寄瘁貌於曲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一逝

之良難隱栖鳥於南枝帛離禽于別山念庭樹以悟
懷憶路草而鮮類甘堇荼于飴芘緯蕭艾其如蘭神
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贈從兄車騎詩 陸士光 李善注曰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髣髴谷水陽婉孌崐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難使我怨慕深
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奉和皮日休吳中即事 陸魯望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泖涼波漁蕝

動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以三節冬溫夏涼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

雲藏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秀招

迴自青龍呈謝師直　梅聖俞

共君相別三四年巖巖瘦骨還依然唯髭比舊多且黑學術久已不可肩嗟予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冉將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餓兒啼無一錢幸得詩書銷白日豈顧富貴摩青天而今飲酒亦復少未及再酌腸如煎前夕與君歡且飲飲終數盞我已眠雞鳴犬吠似聒耳舉頭屋室皆左旋起來整巾不稱意挂

帆直走滄海邉便欲騎鯨去萬里列缺不借霹靂鞭氣沮心衰非欲賦夢想先到蘋洲前願君無復更留醉〻死誰能如謫仙

逢謝師直　梅聖俞

昔歲南陽道中别今向華亭水上逢把酒語君悲白日流光冉〻去無蹤

華亭十詠　唐詢

華亭本吳之故地昔附于姑蘇佩帶江湖南瀕大海觀望之美爲歷吳晋間名卿繼出風流文物相傳不泯閭里所記遂爲故事景祐初元八月予被

詔為縣至部且一年而囹圄多因繫簿書嬰期會靡沒朝夕精疲意殆九山川風物在境內者未嘗一日而講求焉粵今秋邑人有訟古泖湖者持舊圖經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九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墳壠所言甚詳行部之餘輒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真代異時移喟然興嘆即采其尤著者為十詠皆因事紀實按圖可見將以志昔人之不朽識舊俗之所傳云爾

顧亭林 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顧亭林相傳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為名焉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里風煙變荒原草樹疎

湖波空上下，里閈已立墟。往事將誰語，凄涼六代餘。

寒穴 金山北有寒穴清泉出焉其味甘香

絕頂干雲峻，寒泉與穴平。還同帝臺味，不學隴頭聲。夜雨還源漲，秋風顯氣清。誰云蔗漿美，終可折朝醒。

吳王獵場 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嘗所遊獵後人呼為麈机茸今其地為桑陸

昔在全吳日，從禽耀甲戈。百車嘗載羽，一目舊張羅。地變柔桑在，原荒蔓草多。思人無復見，落日下山坡。

柘湖 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為名吳越春秋海鹽縣淪沒為柘湖吳地記秦時有女人入湖為神今其祠存

世歷亡秦遠，湖連大海瀕。柘山標觀望，玉女見威神。

渺渺旁無地涵涵孰問津何年化魚鼈髣髴歷陽人

秦始皇馳道 在縣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有大堤路西通吳城即馳道也

秦德衰千祀江濱道不修相傳大堤在曾是翠華遊
玉趾如將見金椎豈復留悵然尋舊跡蔓草蔽荒丘

陸瑁養魚池 在縣西今名瑁湖或云即陸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

代異人亡久澂池即舊名未移當日地無復故時魚
蒲藻依稀在風波浩蕩餘水濱如可問一為訪庭除

華亭谷 在縣南縈行三百里入松江

深谷彌千里松陵北合流岸平迷晝夜人至競方舟
照月方諸泣迎風弱荇浮平波無限遠極目漲清秋

寒穴

山頭寒泉穴净若鏡面平慰齒先氷冷貯缾徵玉聲
傍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清何由一往挹況復方病酲

吳王獵場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騎羅
英雄魏與蜀貔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見桑麻坡

柘湖

柘土久陷没千歲嗟水濱不復吳鹽邑空有秦女神
浩蕩吞海日曠濶迷天津扁舟詎能往早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

寥〻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疎
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德千秋相其餘

寒穴

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
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酲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掠廣場萬兵助遮羅
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柘湖 湖中有山生柘故名柘湖記云秦有女入湖為神今有廟

柘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為此湖神

陸機宅 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陸機詩云髣髴谷陽水婉孌崑山陰今其地存焉

舊諜傳遺趾悠然歷祀深人無令威至門異下邦箴谷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魯堂那復見絲竹若為尋

崑山 華亭谷東二里有崑山陸机祖葬于此因生機雲時人以崑山出玉因名此山以美機雲焉

昔有人如玉茲山得美名巖扃銷積翠谷水斷餘聲喬木今無在高臺久已傾如何嵩嶽什獨詠甫侯生

三女堽 在縣東南八十里相傳吳王葬女為三女堽於此

淑女云亡久哀立尚著名九原誰可作千載或如生青骨何時化荒榛此地平空餘圖諜在不復啟佳城

顧亭林 野王所居也

王介甫 安石

陸機宅

故物一乙畫嗟此歲年深野桃自着花荒棘徒生歲

華芊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遊者不可尋

崑山世傳陸氏家生機雲故名崑山言生玉也

玉人生此山〻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清越有餘聲

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敲傾不如鶴與徠棲息尚全生

三女岡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

三女共一垃此憾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乃傾人城

雲間唳鶴之鄉也得名猶矣前人故跡多有存者

寥寥千古斷碑殘刻不可稽證唐公彥猷昔宰是
邑得記籍於編祇逐即事物之尤者賦為十詠相
國舒王從而和之觀其立言措意發揮形容皇務
闡緝為一時綺語而已撫事興悲該含教化使志
士高人過而玩閱殆有深思遐想不能不自着誠
足嘉矣歷年滋久襄次在後或未之見逮今府庠
檢討毛公好古博雅得泉寒穴序而銘之取斯詠
載其間余姑永請別集而得焉且念唐公之作刋
示庭廡既久而此獨無傳抑亦文物之闕事故書
之琴珉以示方來庶幾海濵之邑自是增光焉爾

推知縣事徐汲記

青龍海上觀潮　梅聖俞

百川倒處水欲立不久却迴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下闊向滄洲空怨泣推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無大及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爲漁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看弄潮兒頭戴火盆來就濕

顧亭林　梅聖俞

鄉林空林木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跡更與古人殊昔爲賢豪里今亞蘆葦墟潮退夜夜月光彩波上除

年々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去妖窟險阻禍福易欺人

始皇馳道

穆王得八駿萬事得其修恭々千載間復此好遠遊
車轍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丘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々水中游豈是昔時魚
吹波浮還没競食糟糠餘呑舟不可見身此歲月除

華亭谷 水行三百里入松江

巨川非一源々亦在衆流此谷乃清浅松江能覆舟
蟲魚何所知上下相沉浮徒嗟大盈北浩々無春秋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修石橋虹霓斷馱道鹿麋遊
車轍久已沒馬迹亦無留驪山實不盡萬古空冢丘

陸渭養魚池

來觀渭湖水乃是陸生若春塘草幾變誰憎此中魚
草容科斗應亦有魯王除不隨蛟龍飛神驚未可除

華亭谷

斷岸三百里縈帯松江流深非挑花源自有漁者舟
閑意見水鳥日共泛觥籌何當騎鯨魚一去幾千秋

陸機宅

我思陸平原廢宅荒草深才高乃速禍事往不可箴

飢烏啄樹巔野鼠竄庭陰黃耳亦已死家書無復尋

崑山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令名猶如崖美璞遂爾傳嘉聲寒巖蘊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間二子不更生

三女岡

吳王葬三女因留此岡名已化彼髮質合有蘭蕙生嬋娟夜月照晻藹朝霧平古魂如未泯不遠閶闔城

過華亭　　梅聖俞

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

題李景元畫 白龍歸影李景元畫竹 蘇 軾

聞尤善墨戲來元章畫史嘗叉之往來松江上不知其所終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勢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醉眠亭 李行中

行中字無悔築亭青龍江上東坡名之曰醉眠諸公皆有詩

簷低檻曲莫嫌隘地僻草柴宜晝眠代枕莫憑溪枕

石當巖時借屋頭煙倦游指壁畫山徑貪醉解衣還酒錢一水近通西浦路客來猶可棹漁舡

醉眠亭寄韓憲仲徒許

野徑荒亭草沒腰一眠聊以永今朝放懷不管人間事被夢時閑夜半潮玉柱劉叉詩未獻金龜太白酒難招知君有意尋安道咫尺何時動畫橈

趙明叔太傅未識醉眠亭先既佳篇

要識荒亭路不賒浦西橋北對漁家牕嫌日曝新栽竹蘇占畦長未種花壁上客來堆醉墨籬根潮過積寒沙被人誤號陶潛宅也學門前五柳遮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絶　蘇軾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
悪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
害須信陶潜未若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為周公晝日眠枕麹先生猶咲
汝枉将空腹貯遺編

同前　蘇轍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胸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
傳更将江浦作堦除欲眠覔客從教去倒卧氍毹豈

暇餘京洛舊遊真夢裏秋[illegible]復憶鱸魚

同前　　李常

陶公醉眠野中石君醉輙眠舍後亭人知醉眠晝以酒不知身醉心長醒衆人清晨未嘗飲已若醉夢心冥冥滛名嗜利到窮老有耳亦不聞雷霆醉石雖頑委山側苔昏日剥誰與爲牧童樵叟亦能指爭以陶令重千齡危簷弱棟倚荒渚海霧江雨穿疎櫺勿謂斯亭易摧折勉事偉節同明星

同前　　陳舜俞

酒膽長軽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莫比榮枯

柳聚散看同旦暮潮酣汏本應塵外有醒魂徒向水邊招已闌佳士過從約不似江東逐去棹

同前　張先

醉翁家有醉眠亭為愛江堤亂草青不聽耳邊啼鳥亂任教風外雜孔零飲酣何必過北舍樂甚應疑造大庭五柳北牕知此趣三閭南楚謾孤醒

同前　王觀

松陵江畔客築室從何年世世裕徒紛紛不知李子賢在彼既不知不如醉且眠聲名袞袞誰知命醉非愛酒眠非病長江渾渾無古今群山田合來相映呼奴

沽酒不可遅買魚所鱠煩老妻何必紛繩繫飛兎百年長短空自知直將混氣視天地冥ゝ支枕窮四時九衢足塵土朱門多是非秋風老蓴鱸扁舟何日歸

同前　秦觀

醉來豈辞同眠去身世失二樂擅一亭夫子信超迹杯行徂老春肱枕頹外日壯志未及伸齒頹良自畢

同前　張景修

樽前從客笑夢裏任花飛野鳥喚不醒家童扶未歸有榮還有辱無是亦無非萬事藏于酒先生亦見機

同前　韓宗文

萬慮中來攪不眠醉時一覺自陶然冥冥固已忘天
地豈向杯中覓聖賢
得酒休論飲得仙醉中遺物為神全世間反覆無窮
事吏部難忘抱甕眠
昔有遺賢世所憐滄浪亭下醉時眠松江変酒終難
待却對殘燈理短編

同前　　　　蘇檝

疲人思向醉中眠物我脩然萬慮閑渇隱蘆漿勞浼
几吾身自足草萊間
趣陽渇鹿背清泉之子名亭取性便適意中間却無

事期君忘醉亦忘眠

同前　晁端佑

瀟洒松陵江上亭醉來一夢敵雲屏生前笑語君須惜世事紛紛不用醒

盤石孟亭畢未央是非窮達兩相忘塵寰一望知何許爛醉高眠自有鄉

塵埃收得一身閑飲盡春瓶曝背眠醉耳猶嫌山鳥聒夢魂終日上高天

一枕雙湖意浩然狂歌酒盡即高眠吾生久與時相棄好逐君歸作二仙

同前　　　　晁端彦

人生有出處兩事固希全達則都廊廟致君堯舜前
聲名喧宇宙指顧生雲煙不然早晦隱縱意樂當年
第一莫如醉第二莫如眠無悔水鄉士子瞻稱其賢
理照不干世作亭作臨泉散未所痛飲酣謔竟長筵
陶〻非假寐泯絕平生緣盡得杯中趣常為枕上仙
影從明月照名任清風傳願君遂此志其樂更相先
醉無三日醒飲盡百斛船境界如古蒼視夢遊到天
莫學不俠者徇祿遭纏牽進無濟世志退無負郭田
獨醒少意緒寡勝多煩煎風波驚性命鞍馬積胝胼

未得立籬下應難臥甕邊區〻為寡仁短詠愧非妍

同前　　晁端稟

吏部甕間眠先生牖下卧夜偷綠醑飲晝喜清風過人為清風快于酒擺落煩襟洗塵垢吾知醉寢勝鬧賦可以寄天真兮忘世累清瀆超江漢暮席視天地蝴蝶不知緣變化黃粱未熟虛營利從未閑處得閑樂何着功成與名遂龐西夫子稱世賢世家自是酒中仙作亭占得松陵地東坡名之為醉眠醉復眠兮眠復醉順養鄒軻浩然氣賢人為濁聖人清昏〻夢寐都忘形花影滿身猶未覺竹風吹面不知醒憶昔

樂天貪醉吟々哦未免勞其心不如醉睡了無事其樂陶々得趣深我身走塵埃覊鞅殊未息有所思分在高軒欲往從之路艱塞無緣一榻同醉眠空老于屢禪醉筆

同前　閒景山

杜老顛狂尋酒伴經旬只走出空床輸君縱飲還高卧長有生涯作醉鄉

貧餓北海杯中物靜勝長安市上眠亂地春風吹不醒功成合與酒為仙

同前　楊蟠

江花可醉草堪眠細想人間底處便休敬蓴空欲歸
去此身還被月留連
江上聊遊我未能羨君長醉臥高亭不因鶴唳破殘
夢還有涼風吹酒醒
清簟疎簾一醉身寂寥不稱詠詩人春風亦有憐不
意故擺殘花作繡裀

同前　　　　　　僧道潛

嘗聞李謫仙飲酒興無盡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
當時放迹奇流俗不可近君今外形骸與世不拘窘
寸心合虛曠萬事一以泯開亭向西圃朝夕事醉寢

茅蓭落日欲醒時起對嬋娟拂瑶軫

題于山圓智寺　　沈遼

海天寥寥禾黍秋人籟已息煙露收數聲鶴唳草堂
靜何苦更向咸陽游

雲閒

野天茫茫秋水清生盡蒲鹿無人耕不知三吳地力
壯老鶴空向煙中鳴

又

蠟屐去陽羨隶捊望雲閒腰鼓陶令印意在莊生環
斯民久困敝何用惠孫療於心倘有愧拂衣歸故山

陸機雲碑

朝日欲出乙復西人間興廢那可知崑山陵谷久已
變水旁惟有將軍碑

余山月軒　　朱伯虎

愛月開軒絕頂閒屹然危巘壓層巒剪除群卉當簷
畫添得清光滿檻看亂石雲堆秋色冷老松風入夜
聲寒十年夢寐江鄉景杖屨終期日倚欄

超果教院見遠亭　　李景元

高僧欲縱目橋上建橫亭野水茫茫白群山點點青
客帆風送葉漁火夜昔星看盡朝昏景天涯一畫屏

湖齋　　朱之純

平湖十頃水汪洋得意茅齋且居藏園種小桃今結子池栽翠芰更聞香六龜乙見千年瑞於予湖上治圃茯根獲古龜六枚小如錢其雙鶴看呈八月祥昔時雲間有紅鶴每集往觀中秋月夜有仙鶴下往觀之得名以訛今治圃谷水陣其地也予居此悠然忘世味此心尤惆去龍陽

寄題華亭朱氏谷陽園　　蔡肇

陸機異時宅故物無復迹悠悠谷水陽野水悽餘碧我欲豪士賦文字豈不曰一為功名誤末路真可惜至今風雨夜哀鶴鳴不息千秋得吾人淨眼照阡陌

結茅風霄際一悟世網空古今一丘貉貴賤百年客
閉門橙橘香隱几冰凍釋我懸升斗祿矯首望八極
人生勞逸間此殆天所擻鵬翔赤霄動蘇蹟碧海坼
為爾具扁舟送此蒼髮迫

朱氏天和堂　　黃裳

朱樸隱居華亭自號天和子

谷水悠悠水天濶綠竹猗猗玉龍活天和堂在翠微
中堂上誰誇青瑣闥二俊昔為才所驅未識危邪何
太愚軼抱雄文走西洛漫勞黃耳尋中吳豈謂七百
有餘載乃獲夫子營我廬能向平時脫羈絡為悟浮

雲比生錯通道益深醉隱亭載鵬風厚逍遥閑萬累
紛紛無處尋酒信天和有斯樂彼我二俊朝不歸空
嘆華亭數聲鶴

同前　　　　徐鐸

先生晦迹谷水來志趣不與晉賢同選聽鶴唳笑二
陸巢傾穴碎非為工浩然養素遠聲利脱去羈束離
樊籠醉隱亭中三十載桃紅李白摇春風感時嘯聊
聊自適誰知富貴為窮通羨君高操超流俗直疑變
姓稱朱公

同前　　　　揚傑

聞說隱君子天和長自如危言罷叟素谷水士衡居
窮達分已定利名心稍殊傭溪歸未得吾亦愛吾廬

同前　趙挺之

華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畫前賢有隱跡卜築俟來者
高人养天和放浪寄林野安知歲月徂但喜名利捨
詩家得之子流輩推儁雅春風振客衣逸棹東南下
賦詩臺閣彥落落珠璣瀉持觴拜親膝喜色動鄉社
都城十二衢塵土翳車馬一夢逐君行茲懷已瀟洒

同前　豊稷

路左漿先饋門前屨幾重勇歸塵事擲恬處道心濃

弄水知由谷觀雲想妙峯夜深孤鶴唳清露滴高松

宣妙上方　劉正夫

水定浮春岫鴉盤落遠林上方鐘送夕隱几興何深

華亭秋日　張擴

陰雲薄薄滿秋輝曉露含光濕翠微旁舍擊牛嘗社酒荒城擣練給征衣淨如掃迹蚊無幾多不論錢蟹政肥定是水鄉差可樂不應潦倒未成歸

過澱山湖　張擴

昨日過湖風打頭葦蒲深處泊官舟近人烏烏語聲碎瀕海風煙日夜浮午飯腥鹹半鮭菜客床顛倒一

皮裘平生浪説在家好聽向波濤未肯休

顧亭林　胡松年

海山盪佳氣千載傳古居平生讀書地竹栢靜以踈

忠義貫白日名不埋丘墟苗裔今几何誰能補其餘

船子和尚三詩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二十餘年江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三十餘年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錦麟不遇虛勞

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又題松澤西亭

一葉虛舟一副竿了然無事坐煙灘忘得喪任悲歡
却教人喚有徃來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拋歲月卧煙霞
在處江山便是家

愚人未識主人公終日孜孜恨不同到彼岸出樊籠
元來只是舊時翁

華亭道中　　僧道潛

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濕春風五更百舌吹殘

夢月到官河榔影中

吳郡征北將軍海鹽侯陸府君侯之碑

君諱禕字元容吳郡吳人也昔龜鳳啓符嬀　龔
之亂世為諸侯或　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
故左丞相　聲聞于海內君繫纂祖之懿緒承洪族
之清　嵩嶽降其神淵瀆協其氣是以景靈咸贊奇
姿挺傑合九　性聰苞五　獻故能　大
業　經　德指瓊雪而　行瞰雲霄而厲峻節若夫
惇經好古玄　圖則思　之　神入[illegible][illegible]之
而識其機苞萬品而　其指也爾乃披褐

林　逞養真值　求上匪　藪沉
網統　石之　豈澤無散髮之　君欽
節降志展　從時赤烏六年徵宿衛郎中
遷左郎中治書執法　中校尉立義都尉五官郎
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君充明　憲允亮納言
封海鹽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
事于時基展　御江河異宗皇晉蕃平南境有
君征北
則儒包温　武弁則　氣莊爾乃撫戎廟筭量
敵　北攻前

彼場　憚威之　也及其委戈執　入賓星備若
珍秩席講道論　而　其
世俗方昏日月不照鴟梟　豺狼競趨君恥
甯武之詳愚厲相考之烈　以
與遺貝錦疾　合釆　受侮
以遐遷永蕭　於積札到大康之
栖　氷　鱗君將　之蟠奮朝陽之
羽　基之入周陳洪謨于晋序享年不永春秋知
命　而　夫　君德銘大勲令之通蒙人道
之　事也君元子西曹章安二縣令奉車都尉衛仲

子　大夫　掾　子散騎郎前將軍
歷陽宣威二郡內史嚐仰堂構之遺誇蒙析薪之
荷詠　求恩感蓼莪　山以代君命
執翰以來德庶同輝于日月垂永照于罔極也乃作
頌焉其辭曰　皇綱不天裂地煌煌南基赦輝
北辰桓桓　命作龍嘯江　威響北振運否
承泰六合　一帝鑒海嶽求其隱逸將弾南冠入亮
皇室我翼未揮　折何用不德命此執翰鏤金
作頌億載不刊泰寧三年歲次乙酉十二月壬戌朔
一日壬戌立

大唐故朝散大夫護軍行黃州司馬陸府君墓誌銘

朝議郎行右拾遺靳翰撰

君諱元感字建禮吳郡吳人也昔者舜嗣堯曆協初以闕門田育姜姓實王終而有國其後俾侯于陸開錫氏之源作相于吳纂承家之秋立德之緒奠京于代曾祖慶梁官至妻令入陳三辟通直散騎侍郎皆不就祖士季陳桂陽王府左常侍隋趙王府記室皇朝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父謀道 皇朝周王府文學詳正學士並茂積奕代餘慶資身擢慧葉而增芳飛靈波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函席成稀文

儒緒美君生而敏慧長而温良識聰朗而惟深體矜
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始以資蔭
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下憂去職服闋值國討狄
軍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為從事文武吉甫斯之謂與
尋為婺州龍丘丞贊貳有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
和州歷陽二縣令育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絃歌武
城歎其爲用仲康鳥獸中牟稱其　及尋加朝散大
夫除黃州司馬到官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
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天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
悲哉粤景雲二年三月初一日葬于邙山禮也初文

學府君以擅班固漢書　勑授舒王侍讀君少
傳其學老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修
厥德者也嗣子南金等哀號　及孝思率至卜兆是
營封樹特承憂陵谷之變託詞頌休銘曰
簫韶儀鳳觀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吳
鄉我族昌兮自君嗣業履素含章我譽藏兮內遊
藩邸外掃戎場我才揚兮為丞與令化洽三方我
人康兮天子命我我朱孔揚佐于黃兮美志未極
盛圖云何許穹蒼兮碩德休問地久天永無疆兮
唐故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顏府君墓誌

公諱謙字自修其先吳郡人季歷丞相肅公之後也漢魏以降蔚為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大王父諱希揚登州軍州事衙推王父諱彭兗州司户叅軍先府君諱行大宣州寧國縣丞先大夫人吳郡陸氏公即先府君冢子也　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溫其珪璧凜若松筠學在綺紈質性端敏養舒退進逾于老成早歲舉明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行不合時流所排晚節以談笑曳裾歷諸侯上客魏帥何公一見若平生交表公高才請宰劇郡由是褐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以戎虜之地民俗驕愎非鳴

琴可齊　長驥仍聿理張翰之扁舟企陶公之　獨
浙有勝地雲間故鄉豹隱鴻冥韜光晦迹其有嵒廊
彥士　烏逸人每披霧見天開雲觀雉莫不高山仰
止如不及爲噫人皆知麟鳳之為瑞而不知善人為
瑞也不使公執政當路于時元龜　不祇于將來
盛德必鍾于後嗣　造物者大誤彼蒼生之不幸乎
嗚呼夢感兩楹　生二豎以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
六月二十有八日丁卯啓手足于蘇州華亭縣北平
鄉崧子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先是公于第之南
隅列植松楸有公叔　之想焉　明年歲在癸巳十一

月二十四月乙卯灼龜析蓍姞遂先　窆于兹原禮
也夫人弘農楊氏貞順婉約閨門楷儀　奕撫孤罔
不適禮撰滁州全椒縣尉先公而逝　一人適明州
象山縣令張夔男六人長曰褒杭州鹽官縣尉次曰
台常州晉陵縣尉次曰占旁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
兵曹參軍次曰寔鄉貢明經次曰滔次曰潛皆在嬰
幼唯寔與滔　公之徽咸能　接物孝悌治身
動惟直方靜必温克奉詩禮之明訓在邦家而有
是使聰崇清逸列羽霄漢有後于魯斯其比興女二
人長適吳郡張聿之經明出身解褐蘇州府亭縣尉

次許嫁吳興姚安之登童子學究二科再命為東宮
舍人率皆禮樂名儒簪纓盛族公之中外姻表輝映
當代不可一二而言也嗣子寰欲　之不絕感陵谷
之咸遷泣血號泣請銘幽石恭為銘曰
愷悌君子兮如珪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殃彼
蒼不仁兮曷為其常甘泉倏竭兮鳳韜摧光孫悸
洒血兮行路凄傷青烏告　兮寧神高岡

新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陳執古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子則
冠于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為非嚴無其教

則杜子　謂夷狄之不若是皆傑出意表玄軌將來

扶狂簡之肺肝判冥煩之耳目膚淺庸蔽又何加乎

若乃誦聖籍以知歸服儒衣而不變以嚴師爲己任

將尊道爲士先苟得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

郡之劇邑也當土敝水煩之地屬風頹俗雜之餘民

無堅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氣深神以邀其福依佛以

逃其禍　先王之教咸罔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妻損

自錢氏納土　宋運有開年曆寖深邑長相繼殊未

思政理以五常爲本五常由夫子而明必有所宗是

宜崇祀率祀知弁髦之敝孰能存愛樹之心介于梵

刹之偶甚矣鄭門之困令 天子明神所勞禋享事
修典册攸存牲幣靡闕而况褒戎敎 位極真王通
邑之祠不絕如綫非所以副 國章之舉廢俾鄉校
之知方少傳劉君是以有志於斯也劉君世編官族
代傳素風養勇久負于一鳴適道無辭于寸禄下畢
而姦盜屛假印而獄訟清胥尹伏從閭里競勸當共
至止首謁 聖師撥蠨蛸而入户庭履蔓草而作堂
陛致美且慙于數見改為奚及于緇衣列像毀殘侍
座跛倚裴回瞻覩俛仰咨嗟不易新規曷成大壯爰
求隙地得于縣東營爽塏之基委諸雜氏度中伐之

未命以梓人民忘恍使之勞吏謹不慾之素由是重門秘殿敞大厦以耽耽東序西廂亘文楹而翼翼後建殖庭之宇用鋪講藝之筵旅楹既開陋堵室之非度縮版以載見宮墻之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損計日之俸撥晬容而先務飾華袞以鮮輝入室之賢侃侃侍坐陛堂之衆濟濟負墻置孝愛之一人與配侑而兼列如在之威神備笑致誠之典禮敦爲俎豆嘗聞風雨攸除嗚呼大道既隱明王不興儒雅之儔沒沒無媿剡夫　皇猷允塞文令闡揚夫子之英喚喚宜久豈獨行于萬里長幼之序有倫如能達彼四方

齊魯之風可變執古性惟樂善學媿親師聖門難
言誠甘取誚互鄉與進冀許偕行直書內疚于無文
下朽幸刊于美石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
有一日記

福善院新鑄鍾記　　呂　諤

昔黃帝命伶倫氏鑄十二器蓋鍾之始也召從律之
氣揚治世之音上同和于天地下協贊于神人暨西
域聖人化寖中國海貯真教星羅梵宮方袍之士佛
肆之間亦建鍾爲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十斤或謂振
豈除之響鼓鏗鏘之聲警六和之衆息三塗之苦天

下之人信服斯語悉務蠲施會無間然矣福善院屬秀州華亭縣之西北隅內熏浦之陽僞吳貞明六年之所建舊曰尊勝　皇宋大中祥符元年肇錫新額斯院也臺殿輪奐廊廡完備象設孔嚴緇徒櫛比惟鍾闕如院主沙門遇來大師幼脫塵網素演竺書內行醇明外貌芳潤忽一日喟然嘆曰九燕居蘭若式遠郛郭苟無鍾梵之音曷為我晨昏之號令耶遂命門弟子紹謹與耆宿僧德成歷冒風霜徧誘檀信隴西董仁厚欣然樂善首施淨財三十萬緡是近者遠者靡不悅隨天禧四年冬十月謹乃抵郡薦

狀之聞　天慶尋　詔下許輸錢易銅以鑄斯器明
年值洪水方割下民昏墊亟就茲緣時不我與洎天
聖二年歲之豐和俗稍蘇息譴復率衆聚財載聞郡
政乃命青龍鎮巡檢侍禁太原王公繼賫涖而鑄之
公芳猷蘭秘峻節霜明幹局有聞從事無曠十二月
己巳鳧氏設良冶而鍛鍊焉境邑士女觀者如堵銅
既山積火亦煙熾洪爐啓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
廉借力凝煎沸渭翕赫霄壤俄而煙飛燄歇豁然中
度華鍾告成厥功斯就揭珍臺而彌奐發鯨杵而大
鳴漱越人天聲聞遐邇不枰不欝不　不窕匪獨尊

我之真侶抑亦聡彼之群聾縱使漢宮千石感崩山而發秀豊岫萬鈞應嚴霜而振響豈得同日而語乎謂丁制滁陽退居江左承命叙事　謙并塵謹直書其实云耳時　皇宋天聖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重開顧會浦記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析吴郡東境而置焉負　控江土為上腴其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它邑之不若也　國朝重馭民之官守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曆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丞來吏縣事君再調百

里

久積政聞各因仍未皇者　思諗窮之

巔乎改為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　十里趨青龍鎮

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艫去来实為衝

疇芳向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薛山之

陽地形中阜積淤不決　與岸等每信潮吐納財及

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懲澤仍歲浦

無流津檮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濬浦便民

之志迺建　明年春由青龍睨江瀾所來圖上其

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藩之初銳于振

舉周覽風旗憫時菑畬期于順成刻意濤瀆興開斯

議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孔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既授成筭乃克濟芙茂徒之始患穀高民飢又重責官廩募邑之大姓泊瀕浦豪居力能捐金錢助庸者意其豈約疏之于牘誘言孔甘喜輸叢來凡得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數之錄是揆日戒告摽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扶扶東山賦恙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于邑郛終于江漾增深四尺際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之平道若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堤

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曾塘浦大而居其
者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蒿塘曰趙屯曰大
盈而蒿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漬民壤錢
君又諭墾田着衆農之隙户出丁壯咸 顧會疏導
之其或歲若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
自浦而泄滙于大川若驕陽盛熾蘊隆爲虐則瀦渟
潮波分注壇畎由浦而入潤 十項夫然則陰陽慘
舒之權歲時豐穰之候可移于人手何水旱之足慮
哉爾其 堤屹起素波盛滿煙霞澄滅予萬狀翕淪
朝夕而兩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挈音壤歌而歡

騰其間于是邑祇之耋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埋
為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畜于經
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和惠浸人髓
以鍼土去民瘼興壞起廢易于轉圜是舉也靡殘乎
私困耗于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量久之制孰
愈于是我噫蒲穀之爵風化所繫　以最課異
績美在(犯今上御名)史者不可勝紀今之為縣者雖有通人
之才籍于施用而易于翰晦率不過循蹈常轍飭身
養望為榮名之漸坐守歲華年而代去其于建利除
害幾何哉觀是浦也則我君政治之淑應從可知矣

僚工之辰命寀*僚浮舟以落之峴職當載筆宜識其事聊謹歲月以俟來者云慶曆二年歲在壬午四月二十九日記

濟民倉記

李璋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抗以大爲小者其並見于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于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僧寺容亭人憂之借粮貸種數加多無定計夙夜警邏覓勤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成之初築蔬圃

劉湖地為敖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請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為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項嘗病河之水船阻而寖矣官督急脅是捽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亨身亨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曰濟之乎翁且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于州々請于外　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々不可遏于是遠致海木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闖之赫哉偉哉其可信之也迫而察仰而

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叙怪如是乃詢于衆衆謂我家既力有餘也令不吾擾愷悌之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與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令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恩酬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昔誚有之曰責亭葺而游　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朴令變害為利反誚為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廨亦有圃亭席高廣圃茹蓄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為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

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日吾不圖為倉而至于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宜矣素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嗚可傳莫若刻之于石千萬斯年予盍記之乎為記之蘇士李璋也為書之塩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于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材字器之淄人也

思堂記

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于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

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空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于予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以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于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眉山

蘇軾記

思堂記

韋望之

吾族弟贊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　為思堂以居予為述而記之曰君子慮于正小人慮于邪惟邪動罔不凶惟正動罔不吉是宜戒哉戒之哉有攸為也君子之于是不動則不成不思則不得故夜而思之旦而反復之盡日以行積日以為月積月以為年積年以為世為善而無厭然後大善立矣是以君子行務

曰夫何謂五德道貴有仁貌貴有禮言貴有信心貴有義業貴有學也道貴有仁所以成身也貌貴有禮所以交人也言貴有信所以誠物也心

貴有業所以事也業貴有學所以通理也何謂四失非也過也怨也忿也非無容一過無容再怨無容長忿無容　善在我思必有不善在我思必無思之於　以少己也古之人有立常由此今
名進士入官而予于世法所宜尊而畏之視履必志于有為乃作其所趨而為之說

趨果天台教院記　陳舜俞

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

陞階納陛同躋覺與或翮鳳乘航橫絕苦海真可謂大衆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超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異樂域丘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衆之跡聚肆六時之白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鐘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闕乎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者莫鶴唳之與園實龍象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濕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厦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歸法師惟湛

台嶺之宗實為苗裔言厭遊方聿來脊宇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于里俗於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即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舒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吳廷宥善施槩象乃為之捐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以系瞻誦之懿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顛揭像運之雄觀畢空門能事矣嗟乎誰為布施為住于相衆生不受頂踵慳貪無厭晴覆真覺集為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收止故夫信捨作則執着亡執著亡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

瑕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尚　聞見則無　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未見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屬隨喜云時熙寧五年正月辛巳記

海惠院經藏記

陳舜俞

秀州檇李之興壞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為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為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illegible]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施號為長者為之募財僝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

于楹載礱載飾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彝俞叙其篆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凡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馮者蹶而傷下者躓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為之規轉迷而作車以載之嗟峨決而蹊通崪屼碎而塵飛視千仞以為夷化顛躓以為安其車車之為利蓋遠矣無明之山慳貪之祖嗔恚之岡癡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淫林深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于是教之以法為車以布

施為輔以禅定為軫以忍辱為轂以持戒為轄以勇
猛精進為輻以般若為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始于
自載終于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為無意也況夫我為
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内於轉輪馭心止
輪捉擧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念
斯足須彌納于芥子滄海入于毛端真體道之樞機
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為無窮之利
乎若夫山澗同乎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
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滯孰載吾非斯人
誰與遊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

布金院經藏記　　　　　　　　陳舜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已者其行護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爲邑人顏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營大屋爲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于是人無遠近爭投以財越三年而告成函以文木龕以綈錦載以華輪瞰以藻閣繚以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廈周以廣廡方琢圓磨明怪詭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略數百人嗚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運無

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象莫妙乎輪々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乗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乗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嗔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馳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為法在衆生為苦存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即其所乗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同轍而

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摧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于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善解其義其文足以申贊嘆見屬者不遠千里某年某月記

華亭縣學記　劉發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秀州華亭縣事劉侯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　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而闕右廡食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犬彘得以游處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彷徨歸則發政以惠民徐以善言風諭邑內邑內欣善莫不犇走以承命于是學始繕完又風諭得衛氏買國子監書以資

諸生乃屬其位劉發為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與
也必為記不忘前人之功力爾已而發解官劉侯又
以書見速且曰學始謀于陳侯卒建于陶侯無以吾
厠于二人之間劉侯之意固忠厚矣而事在衆人之
耳目非可誣也輙廣記而備言之華亭大縣也旁小
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
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它有所建置莫易以
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庳陋旁不可以為齋
館自吳侯 為宰已嘗有意遷易 而勸導率不過
後三十年而陳侯謚復議建學是時邑人衛公佐率

先頭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即築土治木預為戶牖加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侯以事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為佛宇公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侯鎔為政而公佐死浮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為公佐祈福其子弟則今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于是邑于朱賡朱伯夔周楊許洙以之于陶侯陶侯使之白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者乃率衆士人詣郡太守又請轉運使皆得請遂擇日鳩工而四人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各

實其言矣而亦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于劉侯
盖若有精焉夫致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人皆
知之學士大夫方圍布衣必以是說應有司之求及
其入官則背之果何以哉盖上之所程督者常在獄
訟簿書而考績不及于教化故也以文盛之時建學
校于多士之地或有其意而不能遂其議或遂其議
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不能成其功故發詳記
其实以為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知成功如此其難
無至于廢而不治云

除平寺經藏記　　陳林

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夷閩粵交廣之途
途所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
之所會其事佛尤 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怵
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
自恃也故其重樓複殿觀雉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
項寺之隸額者三獨隆平藏經未備治平四年邑人
陳守通乃始出泉 書而棲經無所沙門道常即法
堂舊構 衆力植巨軸貫兩輪納匭五百放雙林善
慧之制藏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始熙寧五年之季
秋成六年之孟春而髹漆繪事所以為莊嚴者畢

十年工不克就元豐四年曹侯永逸王侯景琮之来
也憫其欲成僅廢因籍藏之所入發其端更其徒付
清主之末凡城邑區聚由盧遠而下凡十人不謀而
赴隨力之厚薄皆有相其事規模法象即其書皆相
合高下度數挨其体皆可考袤二丈有二其崇加三
上爲諸天宮者八下爲鐵圍山者二承以藻閣覆以
重擔八脈等鐏方壓鱗比雲盖雨華繪綉蒙敵法
從導衛指繞環匝翼以天神挟以力士攔拱欒櫨欀
牖扶柱皆雕鏤刻琢塗金錯采材致其良工盡其巧
靡麗俊言不能既而見者知焉經之費凡三百萬

材之費者十之二工之費者十之三髹漆之費者十之四塗繪之費者十之五越明年元朔合墨白二衆落成之比旋右轉聲蔽鐃鼓覌者為之目眩聞者為之耳徹于是人知方寺一乘圓宗十地之為可依也始十來以一大事因緣出見于世曲狥根器巧說譬喻最後乃云四十九年未嘗以一字與人而秘密法藏獨付于灵山拈華之時則知無說無示者是真說法無聞無得者是真聽法所立文字假名權實是以尊者迦葉之集四篋大智文殊之結八藏近傳五竺遠被八荒其感應顯異則有若士衡投火而不焦賊

徒讀華而不舉其功德情大則有若聞一偈而入佛
初地持一經而生天七返盡經典所在則為有佛書
之虛空天蓋上衛況嚴持奉事如此之至哉嗚呼竭
大海水盡妙高山誰筆墨有窮而不能及佛一句少
分之義以金之淺陋何以能此而行清數來請文所
賴贊其成也于是守書元豐五年春正月吳翊陳林
記襄陽米芾治事青龍竇共相過出此文愛而書之

重開顧會浦記　楊炬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滾集川溢畎澮皆盈而浙右
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

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泄水勢于是監州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嘆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為縣連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洳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野必盡力于積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瀦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孜視高下訪于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港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于松江按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為旱潦潮水蓄泄之限復得慶歷

二年修河記于縣圖而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害利之實有在于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而淪塞淤澱行為平陸遂以狀請于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于北門分為十都因形勢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于一丈面横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挾堤因舊基為閘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建

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浹水落土墳由是自簳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為魚鼈之藏皆出為膏腴豈不美歟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為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于前記者茲不暇録訖工之辰憲臺以常平官復視公與邑僚泛舟從遊還謂炬當書其事以刻于碑之陰毋事于誇也炬安敢不勉遂識具歲月及其功利而不復為之文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　月望日記

華亭縣浚河置閘碑　許克昌

皇帝克肖天德剛健精粹高明悠久夙夜于治道日

月以照之雷風以動之小大之臣遹震遹肅王應徯志犇走率職智不敢閟謀勇不敢愛力戒順致利罔不從欲以能大定天命昭彰

光允之盛烈群生雍雍爲惟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畎澮數千脈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大湖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閼而小過差則泛濫瀰漫決齧堤防浸灌阡陌迺陰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飢

上臨朝咨嗟予遣使者結轍于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迺傳詔于廷曰維雨暘之不時予敢不懋于德然使水旱之不能災者寧無人

謀或曰巨家嗜利因歲旱乾據水所居以為田則雖以隣為壑而不恤既瀦水之地益狹則不得不溢盡盡毀所占而鑿之以還水故宅庶民病其少瘳乎上曰是誠有之然不可悉鑿也寧疏水下流而導之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瀕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决之四湖所瀦水宜為斗門以便節蔵上覽而異之亟命两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開明强濟誠愛果達有仲山甫匪懈之節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

視諸港叉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盡閘諸堰適能挽潮為害閘瀨以瀦水可矣將以決減而下流猶壅則無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為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傍增庳為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于人稱善即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闓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一木一石一夫一工皆窮校研覈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駩侍其亦循吏也始協謀終盡力威以祛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

手自賦給不可豫歷撿程視作弗容尚簡乃浚河自簰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青塹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爲閘于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甃巨石兩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浚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棨七倍于浚河靡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累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欽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

是役也于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

吾倚耡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捧土以增坊今四州之

人自是知耕歛而已雨暘惟天可也此吾君之澤而

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拊韶而歌鳴鳴

言語下俚不可聽也盍為我文之克昌竊迹前事鄭

白之渠成而關中沃野無凶年其民歌之班固志焉

于今盪耳目也今 天子仁聖勤儉宮中無一椽之

營獨念稼穡之艱難遇烖而懼食不甘味寐不奠枕

務以與天下之利而忠恪之臣畢智慮展四體迄此

成功乃野人之歌不足以被筦絃書汗青備大史氏

又以為主上盛德大業固已不可勝載兹特一方之
細故略而不悉則是使四州之大利曾不得齒于閩
中之二渠與光萬世此承學之罪也乃為歌五章以
遺斯民使扣角擊壤以極其鼓舞懽愉之情用發揚
聖德亦使知自今農為可樂而招之又本云若夫念
圖功之孔艱嗣美績于無窮加治于未壞時浚而勿
壅尚屬諸來者其詞曰
水橫流兮無聿涯浩浩洋洋兮誰柬之帝不寧兮
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學类兮
但耕稼君王賢兮如神禹川后禹師兮莫余敢侮

且決且溉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
行四方兮曾不足以糊其口盡歸來兮君王錫汝
以萬金之酬　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歷汝勤報
我　君兮歲後天施我孫子兮彌豐年乾道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縣齋詩序

朱之紀

彭城劉侯元祐庚午來宰雲間下車一日先修庠序
次立教誡下至傳書期會各有條理令未十旬一境
告治訟庭清明幾致刑措于是即縣齋之東新其一
堂一亭一閣堂曰弦歌亭曰三山閣曰艮閣與士之

賢者講論歌咏于其中蓋將有志乎美風俗也然予嘗思之自浙右為邑未有繁劇過此者其境東南濱海西北負江帶湖方二百餘里其户口除浮寄浪居而占于籍者亦不下數十萬比嘉祐初大常丞吳公所治徃〻三倍其數故生齒日衆情偽滋多而獄訟少有衰息厥後欲鎮以寬者失之慢矯以猛者傷于刻間有慨然將勤以濟之者雖戴星出入日昃不食力愈勞神愈耗而姦宄鬬根終不能勝是何耶豈其拯術本末之倒置與將責其難治而作聰明之過與抑亦不能平易而以百姓之心為心與不然何四十

年間民用丕靜而劉侯之來未几而風移裕易之康
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弟之道凡為政者
莫不念此然行之而民不心服者以其作于人為而
好惡之私勝之耳使夫豈弟發于天資乎心如鑑之
應形接物如鍾之待扣雖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無
形金石之無情猶且應之況利其仁而樂其義若子
此固為民父母之道也得所以為民父母之道則其
子從之〻康又何怪焉宜其遊心三山鳴琴一堂登
高而賦之使人知仁義禮樂之意也予圖滄河西比
有客見過因問邑之治否誦公豈弟出于自然且曰

方周盛時齊人五月報政文公猶驚其速况處今之世教化未明而劉君治江海僻漏之地曾未十旬了無可治則是古道復行豈不賢哉噫以客之所言證予之所聞則君坐斯堂宴斯亭登斯閣也宜無愧于古人矣客退因序其所聞而為之詩

洋洋百里趨謳吟惠化薰陶谷水陰明月詩函三島秀清風曲奏一堂深武城浪說言游道單父休誇子賤音政敏誰知過齊國想君真得古人心

古弦歌堂

俗易風移古道還縣齊疊石作三山 困憐席上紅

塵ッ瀛得壺中白日閑想見六鼇擎水下記曰三山在水下坐看雙鶴落雲間華亭每中秋夜有仙鶴下何須更叩黃金殿只此当亭是玉闌

右三山亭

畫閣峩然冠翠巒更占艮地特嶙岏曉窗高揖東風暖夜幕低垂北斗寒突兀狀驚青蜃吐徘徊勢若老龍蟠嗟予勁節非徐子那得陳侯一榻看

右艮閣

思吳堂詩序　　朱之純

思吳堂嘉祐中太常丞吳公幾道所作也初曰環碧

亭公有惠政四十餘年民誦不絶今彭城劉侯來宰雲間採民所譽因至其亭見其頹毀蕪沒乃喟然嘆曰昔人思邵公愛及其棠戒之曰勿翦勿伐况此亭中冠一吳淞公歲時與民所共樂者最為勝槩當秋分之月夜湧出金波過春暮之花時變為錦水若乃火雲輝空揖清風而愠解凍雲凝地覩白雪以神清有此佳麗荒而不脩良可惜也于是增大基址飛出軒宇褰以虹梁排細煙波之中浩浩乎誠可樂者乃闢其亭為堂易其舊名曰思吳所以從民望也吳公之來予生方七歲其教條治目更歷異政不得其詳

然猶能髣髴其時父老悲啼攀轅不與前進以至空一邑隨之及予壯歲疑其得民如此乃問鄉人長者因語其施設大畧蓋有惻怛之誠感動冥默者二三事焉如浙右旱暵蘇秀為甚公方下車尅自痛責遂禱横山之神即致甘雨蟲亦避境不食其稼至秋大稔乃出教條命民預修水利以待渠潦或停或注達于江海已而大水暴至阡陌堅圩溝洫既浚復稔如初凡及三年風俗歸厚天無札瘥地無旱潦家給人足歌誦滿路噫此古之所謂遺愛者宜乎去之久而思之深也今劉侯為政豈弟又且孜孜尋訪吳之治

迺欲舉而必行之惟恐後時則名斯堂也豈非從民之望抑亦見其樂取人以為善也然人有疑其名者告予曰詩人思古皆傷今之不然也以劉侯之仁民胥樂之又何具思之有予應之曰人固有遭其虐政而思昔人之賢以來今之不見者又有遇其善政而思昔人之賢以幸今之復見者則思古之說豈一端哉當其男以田功之畢女以織事之休內無飢寒之戚外無賦役之勞思以斗酒共相娛樂令于此時為之命儔侶結清流設王箏金鼓喧闐于波間管絃嘈囋于堂下歌者舞者形和聲和以凡遊人士女或三或

五十

五溶溶淺淺如鷗鳥之浮川鯈魚之戲藻是人之樂也皆相慶曰吳之復來矣若夫政不出此則人之不樂生令此時精耗簿書之冗力疲獄訟之煩事既無窮應亦不暇又何能俯清冷之淵笑談終日與之偕樂耶設有勉強為之雖撞鐘擊鼓人聞其聲將蹙額而相告曰欲見吳之莫得也然則此堂之作一遊一豫足以為政之勸沮而劉侯之慮有出于此其深得思吳之樂與荀卿曰欲觀于千歲今日是也以劉侯之賢其樂顯前人之善如此則異時此堂復修予將期後民之所思有甚于今日矣堂成劉侯就予字詩于

是序其所聞而賦之詩云

畫堂重構一湖中更迭民思渤海公自昔三年留惠政至今百里誦清風波間陡覺懽聲別陌上新傳樂事同從此邦人轉懷德悠悠谷水几時窮

書朱象先畫後　蘇軾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能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予以為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以畫師使
之阮千里能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
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
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
師辱之今朱君無求于世雖王公貴人其以何道使
之遇其解衣磐礴雖余亦得攫攘于其旁也元祐五
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寒穴泉銘并序　毛澤民

歐陽文忠公為大明水記云山水上江水次之井水
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然余客東郡時日從

定力院取井水煎茶此井不知有山泉而味乃與惠
山等至衡其輕重則定力之水輕是此井寔肖出山
水下哉至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李
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惠山泉蓋居第二文忠公
以為不然雖余亦不以為然也蓋水之在天下者人
安能盡知之顧可使不知之水又盡居七等二十水
之下乎水之良不過甘也一甘而第為二十差為七
等又遂以為天下無水而高之是當欺吾秀州華亭
縣有寒穴泉邑人知之者鮮縣令姚君汲以遺余余
始知之問此邦人則多不知也取嘗甚甘取惠山泉

並嘗至三四又覆嘗略不覺有異是就余所知則惠山寒穴相望裁二百餘里間蓋有兩第二泉矣嗟乎論水者談何容易景祐中相國舒王有和華亭縣令唐詢彥猷寒穴泉詩云神震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此泉雖所寄荒寒宜因相國詩聞于時然亦復罕聞也余恨前人之論水者既不及知之余欲以告今之善論水者為作歌云

泉之顛晦　豈亦有數　生此寒穴　與世不遇

美不見録　為汲者惜　泉獨知冽　不計不食

新作華亭縣門箴　　沈遼

政之善出于是不善亦出于是斯民何知維令所置勿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私是乃可畏朝而闢焉小大必治建昏而閉以休吏治得其平謂我愷悌有或不然乃門之媿　歲久摧圮會廣西關遂因其材而遷　熙寧十年九月一日錢塘沈遼攝令記

祭滬瀆龍王文　　葉清臣

維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巳朔五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

及勾管茶鹽礬稅朝散大夫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
賜紫金魚袋葉清臣謹遣供奉官商量灣巡檢劉定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滬瀆大王之神清臣叨被
朝恩出持使斧覌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　天子之
寄下救斯民之瘼職思其守靡敢息遑眷惟全吳舊
多積水加以夏秋霖潦田疇汚沒浩浩罔濟人無聊
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盤龍之滙但陵谷遷変枉直
倍差水道迴邅湖波壅滯自乾興以來屢經疏決未
得其要不免為沴蘇秀之人皆云神故有廟在江涘
錢氏有土祀典惟虔霜星貿移棟宇崩壞官失檢校

民無尊奉自昔厥後歲亦多水旱謂神不血食降災下民清臣躬行按視狥人所欲衆于農隙釃此江流神果有靈主斯蓄洩敢告無風雪無瘥癘舉畚而土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澤化為壤田即當嚴督郡縣修復祠兒春秋致饗蘋藻如故若疲吾役夫不能弭患則我躬不閔遑恤于神惟神聰明昭鑒無忽尚饗

華亭縣建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學于是縣立學宮以附于廟　紹興　紹熙雖加繕治然既數十年矣令今會稽揚君瑾始至振之遂解東奸擿隱一年而樽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為平糴倉又一年度地鳩材遷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亦而館鄉賢于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為垣以宮之翼翼沈沈邃嚴精深俾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詞章之靡經生學士尚

論比閭之法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井牧去籍三千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為教非强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省遠己事而殘也則又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于閭門之左右而父師少師者為之

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入無行而非正道無聞而非正言志一心藏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支緩急不相賙而為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衝矻矻晨夜救過不贍于是奸胥亂民緣絕為欺吏以官為市民與吏為讎違其常心以陷于辟是雖曰世降俗澈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況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

此左大冲所謂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郡而居華亭者為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野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于所當事故士奮于學民興于仁代生人材以給時須自陸士衡士龍以至唐皐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巍然三代人物也涵養作成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闢邪說如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衰邪之說一縱以正鳴

呼斯不亦閙世之大儒矣乃自近歲遷以華亭為不易治令不具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擬往々有徨々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謂人物之標準地灵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敬輿為縣人而志不書其何以為刑善化俗之助揚君建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要旨與諸生發明為己之學冠佩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揚君之為人嘆

敬輿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故爲表而出之其目令父詔師傅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學爲何事毋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數數遇也端平三年九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臨邛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實封三百户魏了翁記　朝議大夫吏部尚書　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趙彥械書　朝散郎起居舍人方大琮篆蓋

增修華亭縣學記

古者王畿方地千里六鄉之内無非教者其法自家

有塾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塾塾必有道德而嘗仕者為之師由家而黨由黨而術無一人之不學無一所之不師所以比屋可封而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良有以也施君退翁家山陰而仕華亭其在扶馮猶六鄉也則上而道達德意志慮下而考其德行道藝之可任者非夫人之責而誰與

國家建都吳會僅百年矣而華亭之為縣公卿將相由此而出大家巨室于此處焉不減王畿之盛而求其人物挺然自立得先民之格言若尹吉甫之詠歌于詩劉康公之談道于春秋鮮有聞者田夫小學之

教不行于童穉之時大學之道不立于成人之後故也夫是以士之所習者無非聲病綴緝之文否則記誦口耳之學上之所以誘之者無非利祿科舉之事否則溺乎異端曲學之非而學之所以教者末矣聖天子發明孔顏曾孟之旨本原周程張朱之傳自首善之官而達乎三輔本末備具而況於施君之得於山陰有朱氏之教則其舉而措之華亭者豈直一隆敬興之不負所學而已哉縣校有學甲區不稱端乎閩楊金部瑾因其地而闢之魏鶴山為之記無非天與民彝之舊然猶以地迫而陋不及增廣以待後

人極術未端非行天下之大道齋廬相背非立天下之正位規撫湫改棟宇未周是天下之廣居不得而居之也施君治化修明民安其政既庶而教不能不以鄭校魯宮為疑君曰吾之職也因米廩餘積而裁度補助之周墉五十丈左右前後四面而立芟薙其蓁蕪增益其沮洳昔行其右今左為塗其上重建狀元坊內立講堂後為之軒兩廡對峙四齋並立後建小學三楹工役材植悉依市直七月告成毫髮無侵于民朋來友習相觀而善教養之道于是乎備士躍然而請願記本末以詔方來君移書為遂曰予之學

山陰而攝教事也嘗得周旋其間請必有獲遂退告金壇地之相距者三舍亦聞政成事舉辭不獲命則曰華亭非衣冠之都會乎新其學而大之也固宜今敞其軒楹闢其廬舍使小學有養大學有教其于王政與先焉拆聞之古之小學必常視無誑必請隸簡諒有洒掃應對進退之儀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章之文無以尊教幼無以少陵長深祠廢典無惑民聽其于幼儀內則得矣非孝于事親之道乎及其進乎大學則必謹獨于不睹不聞必止善于致知誠意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教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序無以貴軋賤無以衆暴寡尊君親上無有二心其于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得矣非忠于事君之義乎夫學莫先于忠孝而忠孝者百行之冠冕萬善之喉衿也果能此道矣敬足以養内誠足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豈特大小學之利而已哉將見推而達之四方非獨華亭一邑而已施君以縣最聞于朝吾黨與有榮矣盍書之堅珉以爲教者學者之規是以爲記淳祐六年端午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王遂記并書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臨邛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高定子篆

蓋

通直郎　特差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搜捉銅錢下海出界

專一點撿圍田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借緋施退翁立

石

續入

琴堂

在縣治思齊堂之後用葉仲英之名改翰林學士樓鑰書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立

雲閒　　樓鑰書

在縣西五里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建

記縣學序拜儀　　胡林卿

雲閒士藪澤璧流道德之化近于禮宜習稍有固陋未遑章着歲元至相與會拜浮屠之宮　至不可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未涖茲邑終

參月政或傳咨風土之舊式以是告侯慨然曰盍詢于鄉倫明于學古也吾家于鄞里人講是禮于州校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倣而行可乎于是陽復之翼日薦紳冠帶總集黌宇序立

大成殿下潔豆籩釋菜俾士之高年者主礼事禮竟循廡而陞布席進德堂相鄉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則列父兄後魚貫鴈行誾誾雅雅侯與僚佐盛服觀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可不書尊 師藏像敬也示化燬俗仁也貴老順長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與廼命林卿志歲

月詔來者林鄉非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將政用
名教厚俗為先州人慕嚮久之下變後進于長者修
慶朔之拜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今小試一邑
心惟范公是師諸父兄弟盡世守之以毋忘鄒魯是
邦之意侯名立中故敷學尚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
外臺進士官今通朝籍假五品服云

南四鄉記　　　　　　　　　　樓鑰

開禧三年鑰方掛衣冠又苦跰躚之疾卧家待盡丞
秋月末郡以郵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
華亭之西鄉利病深切著明為之矍然而起誦之數

過仰歎曰
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
細微猶以徹
聞不旋踵而
報可古所謂諫行言
聽膏澤下于民非此之謂耶于是將仲舅汪文昌之
子立中為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
于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為一邑無窮之利立
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于斯焉士民方相與為葉公
生立祠于縣庠因請為記且叙其事始及積蔽之实
大略邑中歲造簿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
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

道釋醫卜下至倡優亦有免省吏胥以次差其長
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
曹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庫税日甚一日參政錢
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于
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
堰壞海潮大入雲間香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為巨壑
漫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
朝廷下俾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
未清租税全失至是歲久豐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
猶未悉盡以舊貫量估米直吏之樂輸會計四

秋折麦為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緡〻三萬合為九萬干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解之數以補酒額予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足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為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斂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閭境為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訟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錢又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為害甚

遇有災傷如今歲既了而蝗一
與而征催蓋給別置牌引名之
司又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徃解
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
納並從條限給鈔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
寬錢又無欠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
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庫固已歷窺本末無路
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為補足尤難
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目蒙俯察其來已久非今
日之罪各之前日不得已之為而禁其將來可謂了